

风会记得花的香

陈凝

政协主席俞正声的关注。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看到《让文明之花绽放汝州大地——汝州市扎实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调查》一文后，当即批示，要在中央主流媒体宣传推广汝州经验。汝州的典型经验、亮点做法，经她和她的团队之手，推向了全省乃至全国。

任劳任怨地付出，不计回报地奉献，让当年那个动不动就哭鼻子的姑娘，迎来了百合花般的春天：彭玉玲带着组织的重托和领导的信任，走上了汝州市妇联会主席这个服务汝州40万妇女儿童儿的岗位。

“安老师那眼神赋予了我多么神奇的力量啊！那眼神，曾无数次地激励过我。勇敢抬起头来，不要退缩，尽管放开手干吧！于是，我便在这一次次无言的激励声中，渡过了难关。”当年的小姑娘写下这些文字时，不曾想过在几十年后依然是她人生场景中真实的写照。

是呀，在茫茫的人生中，总会有一束光亮给

予我们指引。诸如小姑娘眼中的“安老师”们，把自己化作光，变成暖，点亮了我们懵懂的人生，温暖了我们前行的路。

人生是一场遇见。彭玉玲在最纯真的岁月里遇见了最曼妙时光里的安老师，而安老师则在青葱岁月里遇见了塔小。这生命里最好的安排让这对师生怀揣着热爱、信仰、坚持，双向奔赴，释放出了生命中亮丽的光芒。

人生一世，草木一秋。在这个万物温柔的季节，在美丽的塔小百岁生日之际，安老师和她的学生彭玉玲见面了。这场时隔30年的见面，被泪水打湿了。老师抚摸着学生的头发泪花潏潏，学生依偎着老师哽咽难语。她们感恩着时光的馈赠，诉说着分别的思念，感悟着人生的收获。

作为见证人，我把鲜花送给她们。我说：“就像风会记得花的香一样，我记得你们的亮丽和清纯。”只这一句，又把她们说哭了。

那么，就拥抱所拥有的，期待所期待的吧！



30年前，一个塔小毕业的小姑娘，满怀深情地把对老师的思念倾注在笔端。

作为编辑，当我看到这篇稿件时，我被字里行间充盈着的纯净的情感打动了，我仿佛看到了那个“二十二岁”，有着“修长的身材，短短的头，朝气蓬勃”的女教师。在小姑娘的叙述中，这个叫安喜兰的青年女教师，除了“有一对明亮的大眼睛，凌厉而深邃”，还有一个“象征她性格的坚毅的鼻子和一张挺大的嘴”。哎，长着一张挺大的嘴该多么难为情呀！当我还在惋惜时，小姑娘却又写道：“在我们看来，一点也不难看，因为只有这样的嘴，才配老师动听的话语。”哈哈，多可爱的小姑娘呀！

在小姑娘的记忆里，“安老师上的课，气氛总是异常活跃，常常是她的一问题刚出口，下面便齐刷刷地举满了手。我们都全身心地投入，倒不像是老师给学生上课，而像是在进行心与心的交流”。当小姑娘被一个学生嘲弄后，便哭着去报告老师，安老师“很温柔地拭去了我眼角的泪安慰我”；当课堂上分角色朗读课文，小姑娘被点到名字时，“很胆怯，不仅声音发颤，而且腿也老站不稳”，是安老师那鼓励的眼光，让小姑娘“觉得有一股暖流流遍了我的全身，倍增无穷力量”。

豆蔻少女，对她挚爱的老师，除了敬畏和喜欢外，还有“一份狂热的崇拜”，“她常穿什么衣服，到什么地方，家住何方，同学们竟能如数家珍般地说出来”。

毕业分别的时刻到了，许多同学围在安老师的周围，哭着不愿离去，而安老师也“勉强笑着逗大家说：‘都要上中学了，还哭鼻子，不怕别人笑

话吗？’可话没说完，她的眼也就红了”。

读到这里，我已深深被这清清澈澈的爱包围了。掩卷沉思，这位被学生念念不忘的安老师真的有这么神奇的魅力吗？不然，小姑娘咋会说：“我们常常热切地望着安老师微笑着打我们身边走过，再默默地对着她的背影注视良久。”

不久，我便来到了安老师所在的塔寺小学，我是带着探究的目的而来。我要搞明白，这位神秘的安老师究竟是怎样的人。经过打听，得知安老师此刻正在上课，我便来到安老师所在的教室外面，屏息凝神，细细打量。只见站在讲台上的穿着灰青色上衣的安老师，果真如小姑娘描摹的那样，高高的个子，干练的短发，整个人显得那么朴素而又充满朝气。她手持粉笔，在黑板上书写着，一会儿如行云流水，一会儿又仿佛是绣娘拿着绣针在绢帛上刺绣。她讲解时，声音时而高亢，时而低缓。孩子们随着她出神入化的讲述，一会儿捧腹大笑，一会儿神情凝滞，一会儿紧张叹息，一会儿舒缓安详。老师讲得投入，学生听得入神，似乎这不是课堂，而是一场师生参与的文化之旅。眼前的一切已让我的疑惑得到了消解，师生间的融洽，真可以用“歌声与微笑”这样诗意地来表达了。

随后，我写了一段“编者的话”，还在标题处配上一幅插图，发表了那个叫彭玉玲的小姑娘写的散文《回忆安老师》。我配的插图是一个头戴一朵花的小女孩，她双臂成“一”字伏在台上，双目微闭，嘴角上翘带着笑意，一条系着蝴蝶结的麻花辫恰好好处地耷拉在右胳膊上，交叉的双手缝里插着一朵花儿，一只花喜鹊大摇大摆地站在麻花辫上，好似在叽叽喳喳地要唤醒梦中的小姑娘。我觉得这个小姑娘就是小作者彭玉玲，她嗅着花香，梦中享受着和她亲爱的安老师在一起的美好时光。我的“编者的话”中有这么几句：“爱是一种美好的语言……那纯洁美丽的清新在你读

罢此文后定能扑面而来……”

时光如流水，匆匆逝去。2006年，我有幸成为汝州市政协委员，2012年当选汝州市政协常委。在视察调研中，总会与同是政协常委的安喜兰不期而遇。在一次开会时，我俩的座位恰巧被安排在一起。趁着会议还未开始的时段，我俩聊了起来。彼时的安喜兰由于工作能力强、业务水平高、政治素质过硬先后到汝州市东大小学、汝州市委统战部、陆浑灌区汝州市管理局等单位工作，并在主要领导岗位上历练。她获得的一摞摞红艳艳的荣誉证书，既有国家级的荣誉，也有省市级的。而最令她珍爱的，是“河南省优秀教师”这个荣誉称号，在她看来，这是对她17岁走进塔寺小学成为一名人民教师，在三尺讲台17年守望坚守的最好的褒奖。

忆起花样年华，安喜兰念念不忘在塔寺小学这块充满希望的沃土上得到的千锤百炼。着急得团团转找不到粉笔、迷离得走来走去进错教室、改呀改呀改不完的作业……这样的场景在离开教坛20余载后，依然不断在她梦中出现。

提起塔寺小学，我向她说起当年我到学校“考察”她的往事，她惊讶地睁大了那双曾被她的学生彭玉玲描述过的“明亮的大眼睛”。

而她的学生彭玉玲，在大学毕业后，把对安老师的感恩化作进取的力量，沿着老师的足迹，走上讲台，开启了教书育人的篇章。在时光的隧道里，她任意驰骋，寻找着当年老师教课时的模样。有了老师这个鲜活的榜样，小玉玲很快在教学岗位上游刃有余、出类拔萃。几年后，她被遴选到汝州市委机关，成为一名德才兼备的公务员。她所负责的市委办公室信息工作，不仅连续多年位居全省各县(市)区第一名，还多次得到中央领导批示，其中，《汝州市深入实施“六下”农村工作》《汝州市强化招商引资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先后被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张高丽批示肯定，《汝州市救治新脑瘫患儿，促进民族团结社会和谐》一文受到了时任全国

“爆玉米花喽——”

老人、旧式火炉、葫芦形压力锅、麻袋，爆玉米花的场景，是一道充满回忆的风景线。

黄昏，巷口一声悠长的吆喝声便把大大小小的孩子们给吸引过去，围着爆米花的人。等他把手工摆放停当，便飞也似地跑回家，把家里的玉米挖出一小瓢来，然后缠着大人要上一角钱来，便到爆玉米花的摊前排队等候。家里条件好一点的，能把家里的大米拿出一些来爆，那时大米属细粮，来到摊前便自觉多做几分。

一般来说，每逢爆玉米花的人来到巷口，大人总不会让这些把戏失望。那时候零食既少且贵，点心更属送礼之物，一般舍不得去买。爆一篮子玉米花，花钱不多，又让孩子们高兴，何乐而不为？

如果有人来爆玉米花，老人就会把机器上的盖子打开，倒进一茶缸的玉米粒，然后盖紧盖子，打开煤火风箱，一手拉风箱，一手转动煤火上面的机器，使机器里的玉米粒均匀受热。他不紧不慢的一手摇着打玉米花机子，一手抽着风箱。再时不时加点柴火，戳戳炉子掌握着火候。“呼嗒，呼嗒”的风箱响声，



传出了好远。炉子里的火苗“嘶嘶”地窜出炉膛，似乎要与黄昏的夕阳争辉相映。

玉米花快要熟时，那人停止了摇动机，在锅下支上一段熏得乌黑的木块，将锅口对准一条破麻袋，等小把戏们捂上耳朵，便一改平时脏脏的形象，炫耀般环顾四周，如战场上威风凛凛的将军在检阅自己的部下。然后一板开关，“嘭”的一声，玉米在袋子里全部开花，一股浓烟，一股甜丝丝的香味顿时弥漫了整个小巷。小孩们便四散抢拾着散落在袋子外面的爆米花，笑声冲破了寒冷，也冲破了小巷。

那时的爆玉米花只有一个味：原始香味，脆脆甜甜的，好



吃极了。到了春节，家家户户都会弄那么一篮子，让孩子们吃个够。但是这东西也不能常吃或多吃，容易上火，吃多了要流鼻血的。

小孩子们围在摊前，提着篮子随着队列慢慢前移。如果有几个要好的小伙伴聚在一起。便托一人看守所有的篮子，剩下的去抢玉米花吃。无论谁家的玉米花爆熟，他们总能多少抓上几把，那時候人厚道，一般不会耍花。

爆玉米花虽不复杂，但也是一项技术活，不仅要掌握火候，还要胆大。尤其是后者，可不是一般人可以操作的，就是最后的那一声巨响，也会吓倒不少人。

金风飒飒，天高云淡，寻访许由，似乎更有了一番情调。

蜿蜒盘旋的山路，新近重铺了沥青路面，驱车稳稳行驶，窗外的风景不时变换，那清水作响的洗耳河，一会儿在路的左侧，一会儿又在路的右侧，一会儿就在眼前飘飘荡荡，一会儿又在下方深邃的山涧中踪迹不见；那绵延不绝的山峰，一会儿贴着路面，一会儿夹峙两侧，一会儿就挡在你的前头，逼得山路回转，让你的寻访充满了未知的乐趣。

何况，河岸的田野里，枯黄的玉米秆上，沉甸甸的棒子纺线般一般，一排排排耀耀着丰收的韵味，有山羊和黄牛在山腰的密林间咩咩哞哞，一两棵、三四棵柿树，深绿的柿叶衬托着绛红的柿子，柿子虽不稠密，却显得格外耐看，山菊花一簇簇，在河谷中，石隔子上，山坡上，静静地烂漫。这是秋天应有的美图，一幅连着一幅，似乎帧帧不同，却又帧帧相同，让人品味不尽。

我们的车子停靠在许窑村东侧的河桥上，脚下就是汤汤的洗耳河，因着山势的折回，而水流急转，显出汹涌的样子，浪涛滚滚。右侧不远的山峰上，梁家古寨高耸在穹庐之下，更显得凛然不可侵犯。

站在没过膝盖的蒿草中，滔滔的河水冲击着河床里的乱石，撞击着我的思绪飞奔在莽莽苍苍的山野之间。

遥想四千三百多年前的那段往事，或许就发生在这一段河畔吧。彼时的箕山系，必是人迹罕至的深山密林，狼虫出没，山谷深邃，溪流众多，河水滔滔。高士许由就在这山谷间斫木结庐，缙草为顶，山地教亩，躬耕陇亩，抚琴吟唱，看云卷云舒，赏秋月春风，怡然自乐。

奈何我不理红尘，而红尘自有有人叨扰。《庄子·逍遥游》中记载了一段十分精彩的对话：“尧让天下于许由，曰：‘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其于光也，不亦难乎？时雨降矣，而犹漫漶；其于泽也，不

溯流而上寻许由

魏郭

亦劳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犹尸之；我自视缺然，请致天下。”

尧送给许由的不是普通的礼物，而是“天下”的统治权。然而天下再大，也不过许由的胸襟。于是，早已看淡人间纷扰的许由给了尧一个绝妙的回答：“鸚鵡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归休乎君，予无所用天下为！庖人虽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许由告诉尧，一只小鸟在森林里栖息，它能筑巢的也只有根树枝；一只小鼯鼠在河里饮水，它顶多喝满它的小肚子就好了。

“你还是打消念头回去吧，天下对我来说没有什么用处。厨师即使不做祭祀用的饭菜，管祭祀的人也不能越位来代替他下厨房做菜肴呀。”

尧又苦口婆心地劝说许由做九州长，并打算将自己的两个女儿娥皇和女英一同嫁给他。许由认为尧让他做官的话不堪入耳，为了推辞尧，他向尧推荐了舜，遂到河边去洗耳朵。这时，同样为上古隐士的巢父牵牛到河边饮水，正巧碰见许由洗耳，问明原因之后，便说：“子若高岸深谷，谁能见子？子故浮游，欲闻求其名声，污吾辘轳！”说罢把饮牛的瓢扔下悬崖，牵牛而去。

这一段若有若无的往事，在凡夫俗子看来，许由和巢父真是迂腐透顶，然而对于我来说，却是极喜的，极神往的。我常常以为，“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句话，其实真正的可贵在于它的后半部，因为大多数的一生，是很少有飞黄腾达、平步青云的顺境的，更多的是穷其一生，能够勉强活着，就已经是不错的境遇了。既然不能够匡扶天下，何不独善其身，隐于市，隐于野，

而做一介布衣，博览群书，通晓天地，闲看秋月春风，更有一番人生情趣。

故而，我羡慕隐士的生活，那是一种无上的心灵宁静与解脱。

就像今天，沿着洗耳河溯源而上，寻访许由的足迹，是怀着一种深深的隐士情结吧。

我的车子终于彻底停下来。

这是一个宁静的山村，核桃树的果子已经被农人们摘去了，只留下黄绿的叶子在秋风中翻飞，而柿子树却依旧是硕果累累的神采飞扬。一道从老婆婆伸下来的山岭，长剑一般把山地劈为东西两沟，农人在沟边的高处构筑了自己的家园，弯弯曲曲，起伏起伏，宛若一根老藤上结出的一串山果。

这两条沟发端于老婆婆，或许就是洗耳河的源头吧，梯田沿着山沟一直挂到半山腰。沿着山岭东边的山沟一直走上去，山路虽然蜿蜒曲折，却因为农事的原因，机械修整的路面倒也宽敞平坦。

玉米地里，不时传来农人掰棒子的声音。红薯地里，叶子一片碧绿。花椒地里，收获后的花椒树上，农人残余的花椒星星点点的火红。同行中的女伴们，心中早已燃起了席卷残余果实的觊觎之火。

那碧绿的红薯叶，那火红的残留花椒，那随处可见的沙梨，纷纷落入她们的囊中。此刻，成为她们的丰收节和采摘季。观她们大快朵颐中的忙碌，同样不失为了一件快乐的事情。

愈往上走，野花、野果、野菜愈加随处可见的样子。山行的妙趣或许就在此吧。

梯田边的山沟里，蒿草萋萋，听不

到一丝水流的声响。我却在半山腰的一片花椒田里，发现了一处汨汨冒水的山泉，许是近来连绵秋雨的缘故，那山泉的流水竟然冲毁了田地尽头的石堰，流出了瀑布的哗哗水声。这山泉往下流过两三层梯田，竟然不见了踪迹，是潜入了谷底吧。

山林密了起来，攀往山顶的路也消失了。我们折身攀上西侧的山岭，西边的山沟竟然传来清脆的水声。这水声，吸引着我们探源的好奇心。

一条时隐时现的羊肠小道，穿过荆棘丛，穿过蒿草丛，穿过山杏林，直达农人修建的另外一条生产道路。

这条沟里的溪水明显大了许多，河床里的乱石不知被溪水冲刷了多少年，因滋生的苔藓，更变得滑溜溜的。高高的杨树直刺蓝天，倒下的树木则在溪水里腐烂了身子。西侧的群山高昂着头，尾巴一直伸到河水里，滋养着浑身的草木，精神抖擞。

这条山泉，源起老婆婆南麓，原先的梯田如今显出荒芜的光景，即便在这丰收的季节，也鲜有人光顾。我想，在上古时期，这里必定更加古木参天而人迹罕至。这是箕山之阳的莽莽山野，或许，我如今行走过的山岭、羊肠小道、密林，当年也曾无数次行走过许由。

而他当年行走过的无人秘境，历经四千三百多年的变迁，如今依然人迹罕至。这里山水相依，又有层层山地，可以劳作，可以乐吟，不失为一处隐居的绝妙之地。

想到此，忽然觉得，许由或许就在那片杏林的树杈间，那块巨石的平台上，那个山泉的小潭边，那段石堰的缺口处，微微含笑，静静注视着我的行走；抑或，他早已看到了我，却一笑即止，眼神转向了盛开的那簇山菊花。

想到此，我也微微笑了笑，是我要寻访他的，他何事，觉得与否，我自陶然，亦陶然。



发表于1993年3月25日《汝州晚报》的《回忆安老师》

那时候，走乡串村爆玉米花的一般是老年人，岁月的痕迹无情地刻在他们的脸上，火的烧烤更使他们看起来肮脏和苍老。风吹日晒、风餐露宿的日子，让他们本来就黝黑皴裂的脸庞，常年被烟熏火燎得好似多日没洗过一般，即便戴着手套，伸出来时也是沾满煤灰的巴色；手上常年皴裂着血口子，枯柴般的手上青筋暴露，皱皱巴巴，越看越像老树皮；那身乌黑油亮的破衣服，上面布满了被火星烧焦的大小窟窿。

但这一切并不影响在小伙伴们心中的地位，甚至成为令人羡慕的对象。以至于有一位小伙伴曾庄重地发誓，长大后一定要去爆玉米花。现在想来固然可笑，但说这话的时候，他的表情如信徒对神的膜拜，令人不敢亵渎，地位也在伙伴中间陡然增高。

夜渐渐深了，等他爆完最后一锅，场地上便只剩下他孤零零的身影，在微弱的炉火下不紧不慢地收拾着东西。

白驹过隙，岁月如斯。如今条件好了，各种各样的零食铺天盖地，玉米花也比以前香甜可口，但仔细想想，却已没有了当年那种滋味。

是的，是那种甜甜的，糯糯的勾人魂魄的香味，也是最怀念的儿时味道。



你曾说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谁知你居然越过绝地一步登天成为帝王宾

只为一睹你的诗只为博得妃子一声笑于是贵妃研磨，力士脱靴亲自为你演奏霓裳羽衣曲你挥毫而就，一气呵成赢得天下文人羡慕却也成为朝中权贵眼中钉

谁让你有斗酒诗百篇的才气谁让你有千金散尽还复来的豪气谁让你有天生我材必有用的人生自信

话又说回来你不肯摧眉折腰事权贵又不愿做蓬蒿人注定皇宫是待不下去了京城也非久留之地还好赐金放还你还是去做你的谪仙人吧作揖而别

你仰天大笑走出皇城离开了名利场、是非地做人难，人生更难只是偶尔你会半夜醒来静夜思后难免长吁短叹长安不见使人愁啊只是偶尔你会举杯投箸将进酒后时常唏嘘不止拔剑四顾心茫然啊

说到底还是放不下心中的梦想寄情山水，边走边吟你穿过黄河偏偏遇到冰块堵塞你想登太行恰巧又逢大雪封山行路难，人生更难

幸运的是踏尽万水千山之后你还有梦那就是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只是你的梦再也没有实现过铜镜中你分明看到青丝早已变成霜幸运的是你收获了诗歌，成就了诗仙千百年来大家一直在读你的诗